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29
12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二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12日

星期四上午11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u>成员国</u> :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奥马罗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勋爵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上午11时45分会议开始

悼念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先生

主席：安全理事会成员今天得悉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忽然逝世，至为哀伤。许多年来，大平先生担任日本政府中各种要职，包括外交部长一职。大平先生信奉联合国的理想，并大力支持它的工作。国际社会对它的去世极为哀痛。我要代表安全理事会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其家属表示衷心的同情。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起立默哀一分钟。

各位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0年5月29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69)。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舌尔、南斯拉夫和扎伊尔各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莱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洛佩斯—法斯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易卜拉欣先生（埃塞俄比亚）、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冈蒂尔夫人（塞舌尔）、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和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巴林、贝宁、圭亚那、罗马尼亚和越南代表的来信，要求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并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依据宪章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那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萨法尔先生（巴林）、洪加武先生（贝宁）、辛克莱先生（圭亚那）、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和何文楼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挪威之致力于和平事业是不需加以强调的。在我们共同支持宪章原则方面，我们因我国与贵国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现在仍继续保持并且每天都在加强的极良好关系而得到鼓励。

我国代表团欢迎阁下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并确信你的无可争辩的经验和明确的宗旨，将继续在你的四平八稳的工作举止中反映出来。我可以保证你将获得我国代表团的坦诚合作。

我们由衷地感谢尼日尔代表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工作。他执行任务的严肃和颖慧态度，体现出该国人民所共有的深厚正义感。

安全理事会再度来讨论南非问题。各项具体事实导致了这次一系列的会议，不过亦产生了普遍的国际信念，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彻底行动来完成废除南部非洲殖民制度的这一过程。

种种事实已因为人们激于义愤加以揭露而真相大白。如对种族隔离反对者一再进行侵略罪行，不断侵犯人权，以及抑制致力于争取种族平等的一切政治表态的明显意图。

人人都知道这种态度产生的情况。民族解放运动取得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进展，但它亦说明了我们惋惜的事件。比勒陀利亚政府忽然发现许多由大多数政权治理的自由国家成为它的邻国，所以它已决定加强它用来统治和镇压的机构。

南部非洲政治事件的快速演变显示了武装斗争的可能，国际行动的效力以及今天正实行自决的态度坚定，审慎和真正期望独立的各民族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拆穿了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建立它的国际帮凶组织所用托词是多么荒谬。南非一直在设法得到各大国全球战略中所包含的它自己的利益，从而使自己建立广大的经济关系和得到继续不断的战争物资供应，否则它就不能对它的邻国从事侵略罪行或镇压国内的反对派。

甚至最执拗者现在都必须面对种种事实。支助种族隔离不只是不道德，而且是违反任何明智的长期战略的。绝对没有搞错：一面与最顽固的殖民主义核心合作，一面则声援为人类尊严进行的斗争。

几天前，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特别会议上完全可以看得出在处理南非问题方面我们已到达一个重要阶段。两个殊途同归的行径需要我们尽速采取行动。一个是对内的，另一个是对外的，不过两个行径都是同一个现实的表达方式。我提到过的对外行径可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敌对行动中以及它为了巩固其对该国的统治而作出的极大努力中看得出来。

现在我们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被视为目的在彻底孤立南非的明确行动方面的另一个步骤。我们一定要愿意使用我们现有的合法力量，以便终止使得南非能象过去那样左右大局的联盟体制。如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建议，倘若必须按照宪章第七章规定采取行动，我们就该这样做。

安全理事会必须坚持它自己的各项决定，特别是第418(1977)号决议。它必须加强武器禁运和关闭任何通道，使南非不能通过此种通道继续取得它可以用来自我支助的战争物资。第二，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杜绝给予那个政权的任何支援和供应。

在这个会议上，我们重申，让类同奴役的那种生活方式继续存在，是违反时代潮流的，只能用许多人要从个中寻求近利的这一理由来加以解释。南非的自然资源和它的地理位置已使得这个国家成为跨国战略利益的一个焦点。

每个国家要就南非问题采取其立场少不了向它自己的人民审慎阐明它的政治态度。一个国家之为民主国家，不只要看它已在其自己疆界内所建立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而且也要看它所提倡的国际态度和它对别国争取自由和正义给予的支持。

国际社会已达到使之能不重蹈覆辙的一种认识程度。几个世纪来，有些国家支持国内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却输出传统的剥削方法而在那项政策中找不到矛盾之处。联合国的宗旨就是要预防这种行为再度发生。

墨西哥政府要重申它最近通过的决定，不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保持任何关系，不许南非国民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一直在努力执行国际大家庭在这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不过我们认为那些措施仍不足以有效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我要再次指出，我们已决定支持联合国按照这些路线采取的任何行动。

主席：谢谢墨西哥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许多友好的话。

下一位要发言的是贝宁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洪加武先生（贝宁）：主席先生，贝宁共和国代表团最诚挚地感谢你和你的安理会各位同事，让我参加安理会有关南非问题的辩论。我也要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我们所认识的你，是一位才能出众的外交家，我们无疑地理应寄望这些辩论取得最好结果。你担任主席使我们特别感到鼓舞，因为非洲非常赞赏你本国——挪威——对种族主义和对南非白人法西斯制度——又称种族隔离——的立场。你们对南非受压迫人民同情、了解和支持，非洲人民是熟知的。

我也要对尼日尔奥马罗大使在担任五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表现，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贝宁的自豪。他在主席任上表现得很出色。

联合国处理这个种族隔离问题至今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种族隔离是一套可耻的殖民统治、政治压迫、经济和社会剥削制度，它的手段残暴野蛮：任意逮捕、拘禁和拷打，暗杀，谋杀和大屠杀，例如沙佩维尔和索韦托事件，都是本理事会所熟悉的。所有这些野蛮残酷的手段，都是承继各种殖民制度的最黑暗时期和希特勒纳粹主义的作法，允许一小撮的人移民非洲，而统治、剥削并屠杀当地非洲人。虽然种族隔离已遭谴责，却反而顽强壮大，而且，僭越专横的少数政权竟敢提出国家和民族权利来蔑视联合国。

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及其仆从同残暴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多方勾结，对促使联合国消除非洲种族隔离行动功败垂成应负最大责任。所有这些大国，在安理会行使它们拥有的否决权，一直阻止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行动。全世界每一国家都尊重妥善协调的制裁，这样就能够利用和平手段促使南非就犯，以使该国成为繁荣民主的国家，不分种族、性别或宗教，为其全体居民造福，如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宪章所明白宣誓的。

所有这些曾经利用这种或那种间接手段遏制和平进展的大国，总是向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白人种族主义和蔑视人性认同。我们厉声痛斥同博塔政权所进行的一切种类的勾结。我们谴责它们的自私心、它们的卑鄙和目光短浅的算计。这些种族隔离的直接盟友所表现的冷漠无情是最令人忿恨不平的。安理会根据第

418(1977)号决议，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了武器禁运。但是，由负责监视禁运的委员会所从事的研究和收集的案例，正是我们亲眼所见那些参加起草并赞成前述决议的国家有组织地破坏该有关决议的确凿证据。证据是如此充分明显，不禁令我们担心它们所曾表示的善意和作出的承诺到底是否有效。它们的自私伪善和冷漠是众所熟知的，因此，如果认清事实，则它们应是本次辩论的真正对象。蔑视国际社会，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可战略上加强种族隔离的正是这些国家。国际社会决定铲除这个人类所不齿的制度已超过二十五年了。

贝宁的人民、党和政府深自相信，历史的巨轮是不可阻挡的；任何统治镇压制度，不论如何强大有力，是无法永远抵挡受压迫人民的决心的。人民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手无寸铁，更没有原子武器，但他们能够克服一切当代历史充满了这类不可辩驳的例证。

随着南非大、中、小学生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而来的镇压，是阻挡不了、永远阻挡不了南非人民加强他们反对那套可耻的人剥削人制度的斗争的。我们对1976年英勇的索韦托人民受到镇压事件，至今记忆犹新。但在今年六月，南非湾区和其他区域的儿童又一次掀起规模壮大的抗议运动；联合国和安理会都应全力加以支持。炼煤厂的火焰，这次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部队在该政权所采取的镇压措施下从事了英勇、甚至大无畏的行动，正显露出斗争的人民决不屈服的决心。国际社会所支持的该项游击行动，展开了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安理会必须支持这种斗争方式，而且这种斗争方式会日益激烈，是种族隔离武器、甚至原子武器所永远无法阻挡的。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日益增加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物资援助，使后者能够发展当前所不可避免的游击战争。

我们已经说过，将近二十五年前联合国就谴责声讨过种族隔离的跟随者至今做过些什么？最近几个月来，他们说话的声调似乎温和些，但我们决不要因此受骗。

我们要告诉博塔及其仆从说，这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这是一套人剥

削人的制度，必须加以铲除。种族隔离，在国内和国外，都已构成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危险和威胁。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的侵略行动已是我们大家都严重关切的事项。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从事正义和团结的斗争的人，并同一切善意的人站在一起，共同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一切处在南非压迫、野蛮和种族主义政权的牢狱里微弱无力的其他爱国人士。

如果安全理事会真要阻止暴力，它应当按照宪章第七章规定，立刻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如果安理会不采取这条途径，则南非受压迫的人民只有一种选择：武装斗争。

主席：我感谢贝宁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要发言的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挪威和圭亚那之间存在的热烈友好关系，使我特别高兴地向你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六月份主席。你丰富的经验和闻名的外交技巧是使我们在安理会六月份辩论取得积极结果的保证。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就我国代表团对尼日尔代表奥马罗大使主持五月份安理会事务的非常有效率的手法表示赞扬。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就安理会目前正在处理的问题，就是南非问题，向安理会发言。

安理会现在审议南非局势是适得其时的。非洲国家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它们和其他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呼吁给予注视的局势——这个局势不仅对非洲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发展情况，是对全人类的一项服务。我国代表团真诚希望，这次安理会将以符合该局势严重性和紧急性的态度作出反应。

最近，南非构成的威胁程度越来越严重了，这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越来越显露出一个危机四伏、困兽犹斗的政权的真象。由于不可避免的命运逐渐接近，不安全感跟着加深，首先陷于绝望，接着促成并表现于孤注一掷的行动。这就是我们今日在南非所面对的局势。

南非自吹自擂的内部稳定的谎话，如今已经粉碎了。受压迫的人民由于被剥夺了从事宪法上政治反对活动的机会，转趋反抗，现在更不怕上街公开抗议：教会人士反抗从不间断的压迫，学生反抗种族主义教育。这次反抗所具有的非常重大的意义是，反抗已不再按种族划分；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全都团结成为被压迫的阶级，反抗白人的统治。南非被压迫的人高声清楚地说出，他们受够了种族隔离受够了生活每一方面的管制，受够了镇压。他们的悲忿、挫折和仇恨，这些他们世代代被迫忍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所培养出来的感情，再也不能抑制，现在已迸发出来了。

南非的反应是加强镇压、增加警察暴力、加深恐怖。正是内部通过这种恐怖和镇压，又从一些外部获得不断支援，比勒陀利亚政权才能长久地统治南非的大多数人民。

困扰着南非的这个危机是很容易预料得到的。这套种族隔离制度本身就带有这种危机的种子。在一个黑人与白人的比例超过四比一的社会里，黑人却一直受到白人少数政权最残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压迫，并且他们在生活各方面都要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管制，这一定是根本上就有问题的。人民一向是反抗这种镇压的。在历史上，解放斗争是不断出现的。现今被取缔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是该制度的自然产物，而且它们的解放斗争中将来是不会稍懈的，相反的，会更加强。

莫桑比克的独立，接着安哥拉又独立，使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丧失了一个关键性防卸带，并从而初次严重而直接地威胁到白人在南部非洲的统治的长期存在，竟使得在1976年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法案审判中，史蒂芬·比科及其同

志被控的罪名之一就是1974年在德班组织了拥护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群众大会

还有，以后又发生以下可观的景象：南非军队从安哥拉后撤时被安哥拉民解军队尾追，而安哥拉民解仍在卢安达掌权。这次撤退的一个明白教训是，南非的军事力量不是不可战胜的，这点无论是南非人民或西南非民组都了解的。事实上，南非的常规军事手段曾受到西南非民组很大的打击，以至南非甚至威胁要使用非常规手段打击支持西南非民组的邻接独立国家。

本年四月津巴布韦的独立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打击是很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把自由带到了南非的门前，也不仅是因为爱国阵线的胜利对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或南非本身的人民、甚至白人自己产生的深刻的心理冲击，而且还因为穆加贝总理向边界另一边的人民显示黑人和白人可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生活，他的政权是对种族隔离政权和其所代表的一切的谴责与挑衅。

虽然比勒陀利亚政权表面看来顽强不屈，我国代表团不怕他们不记取历史的教训。该政权必须认识到归根结蒂，南非的任何白人政权都必须与黑人多数人的政治和其他意愿妥协。博塔说：“我们必须应变，否则就灭之”。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该政权至今仍不断逃避应变，不愿作出任何妥协。反而，说要按照计划向索韦托供电，说要消除种族隔离的不必要而令人讨厌的细节，又要扩大和加强部落本土。当然，所有这一切对黑人都是不相干的，完全不够，甚至是羞辱的。斯蒂芬·比科并不是为这种不值得的目的而死的。纳尔逊·学德拉在罗本岛的受苦也是为了争取博塔多给黑人一点在我们看到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要求改变之前，还要有更多的人死在南非和其他地方。也还要有更多的取缔、监禁和拷打。的确，还必须要有更多的索韦托。

代价将会很高，但不一定需要如此。如果南非的西方朋友和伙伴终止同该政权合作；如果他们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联合，共同致力于彻底而有效地孤立南非；如果他们愿意对该政权施加压力，促其放弃镇压政策；如果他们不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其能永远规避国际社会的指责的信心；如果他们能够超乎商业利益或所

设想的战略利益，关心更广大的人类全体利益及和平与稳定，则所需付出的代价会大加扣减，而且他们同时也是向白人的南非表现真正的友谊。

令人不解的矛盾是，虽然西方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以尊重人权作为其基本信条的说法曾喧嚷一时，但正是西方的投资和西方的勾结在支持着那个对人类尊严作最大蹂躏的政权，也正是西方使用否决权的威胁才使南非得到庇护，至今仍不采取为正义和尊严所要求以及不结盟国家和广泛爱好和平的国家坚持要求的决定性行动。一千九百万黑人在南非被拘作为人质已达五十年以上。但是，当我们呼吁对扣押人质的人施加制裁时，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要我们等待。为什么有这种双重标准呢？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内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机构。这个理事会不应该对南非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如果在安理会徒逞口舌之争。喧嚷谴责而已，而让比勒陀利亚的恐怖行径扑灭南非被压迫者的生命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那就是安理会未能尽到职责。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安理会将会采取我们大家都知道明明需要采取的行动。行动必须坚决；它必须包括对南非实施一套广泛的强制制裁办法，包括石油禁运在内；它必须包括彻底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安理会必须直截了当地谴责南非的镇压行动和施加于其人民和邻接独立国家的恐怖行动。安全理事会必须宣布支持和声援这些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努力，他们被南非种族主义者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表现出我们现在亲眼所看到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态度。凡是阻挠安理会采取这种行动的人，决不能逃脱因这样无所作为而流血一定增加所造成的罪责。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个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要发言的是越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何文楼先生（越南）：首先请容我感谢安理会提供机会让我参与辩论南非当前的极严重局势。主席先生，我也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我真诚地希望安理会能在你的经验和大力贡献的帮助下，充分执行审议我们当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南非的种族隔离——的困难任务。我也要祝贺尼日尔的伊德·奥马罗大使在上月份有效率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会议活动。

众所周知，种族隔离是奉行了几十年的政策，也受到了所有进步人士的严厉谴责。但是尽管国际社会通过了各种决议，世界舆论也作了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却还更为坚持其种族主义道路。全世界都看到了多次的屠杀：1960年的沙佩维尔屠杀、1976年的索韦托屠杀、和最近对学生和学童的野蛮镇压。这些都是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人民实行法西斯政策的历史过程中的里程碑，也是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

整个南非已处于动荡不安状态，开始展开了反对种族隔离和残酷镇压的一场新斗争。近两个月来，数以万计——有时甚至是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和学童组织了罢课、静坐和示威，并要求当局释放被无理逮捕的所有学生和改革种族主义教育制度。他们把6月6日定为要政府满足他们要求的截止日期，要不然就要面临一场全面罢课。应加指出的是，数以千计的学童和白人教师也加入了支持非洲人学童的这些示威。种族主义警察分不清红皂白地掷出了手榴弹，杀死了一大群学童，另外并伤害和逮捕了好几百人。但是南非的年轻人决心重新赢回他们的权利，还是继续奋勇向前。

为什么这种严重的局势会在南部非洲继续发展下去，甚至越来越坏？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本质。这些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者对津巴布韦革命的胜利感到恐慌，于是对南非人民的坚决抵抗作出疯狂的反应，并不遗余力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对日益强大的爱国斗争运动进行镇压。在索韦托暴动之后，他们强化了军队，购置了新型武器和进行了更多的残酷反击。自从独立的旗帜在津巴布韦领土上升起以后，他们显得更为傲慢，并誓言不能容忍津巴布韦的事件在

南非重演。他们对南非人民的要求作出了这样的答复：“坐牢或处绞”。他们向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青年和学童开枪；他们的飞机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赞比亚和安哥拉等邻国的交通线、医院和人口稠密地区进行轰炸，造成数以百计的人死亡和亿美元的物资损失。他们的军队侵入了纳米比亚，不顾纳米比亚人民合法的自决权利，擅自预备举行单独的选举和在那儿设立一个傀儡政权。

罪上加罪，这就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和好战的种族隔离政权的丑陋面目，这个政权是对南部非洲整个非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最危险威胁之一。

造成这种局势的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力量、尤其是美国所提供的支持，这些力量利用比勒陀利亚政权来作为反对非洲完全独立的镇压工具。某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是闭眼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一方面却又加强它们同南非的贸易和继续开发南非的自然资源，以便满足它们本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需要。它们向南非提供尖端装备，给予大量的援助以发展核武器和袒护南非使它不受国际制裁。这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决定性支持，这种支持不仅在当地而且也在国际上鼓励了这个政权，使它全然不顾法律和国际道德，而犯下了罪行。这也是自称强烈维护人权但实际上却成为罪犯们的帮凶并无耻践踏南非公民所有权利的那些人假仁假义的一种表现。

为了在这方面使南非的这种严重局势不再发展下去，我们必须铲除其产生的根源：我们必须废除该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制止外国对南非的支持和同南非勾结。这是对这种局势下必须做的事情的客观评价——这是唯一能够结束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的正确和合理解决办法。

然而，丝毫不足为奇的是，一些夸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南非人民的斗争的人，仍然对某些西方国家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阴谋行径保持缄默。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们实在是假革命者，和证明了国际反动力量与帝国主义之间在他们的国际霸权战略范畴内进行的勾结。

种族隔离政策鼓吹者的镇压行动可以说是火上加油，其结果只能激起连锁反应。今年四月时，就象发生在索韦托的情形一样，成千上万的有色人学生和学童举行了庞大的集会，由此导致了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等地大学罢课的群众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斗士们用行动向法西斯主义者们表明：“我们随时预备拿起武器来结束种族主义政权”；“自由属于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安哥拉人民强烈谴责了法西斯主义者的罪行，并保证站在英勇的南非人民的一边。

南非爱国人民和青年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坚决要求大力执行对南非少数人领袖的制裁。刚刚在赫尔辛基结束工作的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妇女会议宣布说，它完全支持南非妇女和人民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罪恶政策进行的斗争。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重申，除非将种族隔离消灭并改成一个民主国家，否则自由、和平、安全和进步就不能在南部非洲实现。

整个非洲和全世界的革命进步力量不久前才在这个崇高的国际机构前再次显示了它们同南非人民和青年的战斗团结和对他们的坚决支持。斗争在继续，胜利必定到来——这是一直在鼓舞着非洲被压迫人民胜利斗争的口号。

人民前进的客观规律证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压迫越大，斗争越激烈。到头来，被压迫人民的正义事业总会取得胜利。

非洲人民的英勇斗争生动地证明了这个具有历史规律价值的真理。尽管统治者使用了最野蛮的统治方式，尽管统治者使用了监狱、酷刑和镇压手法，南部非洲人民还是站起来了，并正迫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逐渐撤退，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自由，就象津巴布韦人民最近的巨大胜利所再次证明的一样。

南非的爱国人士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在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中，成功地集结了该国各种最有力的力量，迫使这个政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受到全人类最严厉的谴责。如果种族主义者故意对这种情况视若无

睹和继续他们的罪行，这种掉以轻心的做法无可避免地将把他们导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他许多压迫人民的独裁者已经遭遇到的那种命运。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再次保证，他们将忠诚可靠地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英雄人民为消灭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殖民政权和为赢得独立、自由、尊严与人民平等的权利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我们同国际社会一起，最严厉地谴责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和青年犯下的骇人罪行。

我们也重申我们同前线国家完全团结一致，这些国家不遗余力和不怕牺牲地支持了南部非洲的各解放运动。

我们坚决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法主张，它要求立即释放爱国者纳尔逊·曼德拉、政治拘留犯和被非法监禁的南非学童，并停止镇压、逮捕南非的爱国者、工人、教士、学生和学童。我们支持先前发言的几位人士的要求，果决明确地禁止将武器和石油运往南非。

最后，我要吁请安全理事会本于它对历史和国际社会的崇高责任，作出进一步的决定和采取更有效的必要措施，包括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用《宪章》第七章。

主席：谢谢越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要发言的是巴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萨法尔先生（巴林）：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并透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其他成员给以我国代表团这个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和以阿拉伯国家集团现任主席的身分，参加这次辩论。先生，上个星期我已祝贺过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请容我今天以私人身份和以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名义祝贺你英明地指导安理会进行各次讨论。我所光荣地代表的阿拉伯集团深信，以你的智慧和外交技巧，必将导使这场辩论对南非的惊人局势得出一个有所反应的、决定性的和明确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代表阿拉伯国家参加这次辩论，不仅是表明了有好几次在最高层所表现出来的非洲—阿拉伯团结，也是对种族主义、剥削和外国统治进行的联合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非问题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和在大会的辩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三十多年以后，联合国仍然还在讨论种族隔离问题和通过谴责南非政府种族主义政策的凶恶面目的各种决议。种族隔离政策不仅有违人类的良心，也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

安全理事会今天再次被迫讨论比勒陀利亚政权奉行和实举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安全理事会这次是不是会采取急需采取的有效措施，以制止南非危险而悲惨的局势继续发展下去。

种族隔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它也是种族主义少数人压迫和剥削一个民族的一种制度。它不仅是否定千百万人的最基本人权的一种政策，也是二十世纪的一种奴隶形式。

在《联合国宪章》于旧金山签字三十多年之后，以及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三十二年之后，还存在着这么一种制度，实在是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创始原则的猖狂挑战。

建筑在白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基础之上的这么一个政权，实在不能让它再维持下去，因为它违反了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国际原则。我们深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如果没有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援助与军事支持，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令人遗憾的是对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某些国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还在继续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二十年前在沙佩维尔起而反抗歧视法律的黑人受到了屠杀——这些法律规定他们未经特别许可不得从一地前往另一地。沙佩维尔继续是南非黑人反对不公正的

歧视法律的斗争象征。处于奴役状态的南非人民在1976年又再度反抗，并决定不给白人种族主义势力喘息的机会。虽然1960年3月的沙佩维尔屠杀制止了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反抗运动，但是南非当局对于1976年6月16日在索韦托发动的并象野火一样在南非其他许多黑人区蔓延开来的第一波暴乱所进行的残酷镇压，却只能使人民的怒火燃得更旺、热情更高和战斗性更坚强。

最近在南非发生的事件也应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再次遭到了人们对强加于千百万黑色非洲人和其他肤色的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对抗。黑色非洲人青年蔑然抗议了种族主义教育政策。比勒陀利亚政权一如往常地以恐怖手段回击了这些抗议，导致许多人被杀害和大批人被逮捕。和平抗议是弱者和无辜的人表示反对不正义和压迫制度的唯一手段。我们从最近的历史学到，压迫是长久不了的，因为压迫政策将导使人们充满战斗性和加强反对的力量。

南非政府不顾国际法院、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坚持实行种族隔离与班图斯坦化政策。比勒陀利亚政权傲然拒绝从这个区域撤出，从而阻使纳米比亚人民无法实现自治。南非部队甚至使用纳米比亚作为攻击其他非洲邻国，象安哥拉和赞比亚的基地。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应负有的义务和责任是极为清楚的。安理会必须找出解决非洲人民的悲剧的办法，他们在种族主义、杀人成性的少数人政权的掌握下受苦了多年。如果不是某些国家——包括具有相类似情形的种族主义政权以色列——对这个政权提供支持和施以鼓励，这个政权是存在不下去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同南非政府勾结的长久历史。事实上这种勾结比传统上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合作还要更进一大步。它超越了这两个奉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剥削的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性。

我们的关切主要集中在两种制度上面。第一种是存在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但没有第二种制度就没有第一种制度，这种是支持象南非和以色列等一类国家，使它们能够继续奉行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国际制度。国际社

会对在现代还存在着实行压迫与对其他人民厉行压迫政策的这种种族主义制度，应该负责。

透过销售和转移手段继续提供武器和物资及军事技术给南非，不仅是帮助维持现状，也一定会增加这个区域的暴乱层次。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以色列政权及南非政权之间的类似之处。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提升它们的军事能力，包括提升核军备，以维持它们的殖民主义。在南非，你超人一等是因为你是白人；在以色列，你超人一等是因为你是犹太人——虽然事实上我们并不晓得黑人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是怎么样。这两个政权都对本地人实行压迫、差别对待和种族主义。

安全理事会这次一连串的会议正促使世界舆论注意到种族主义政权强加于千百万为争取被剥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而斗争的非洲人的不人道和屈辱待遇。

我们希望在这些会议当中，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措施执行有效的石油禁运，就象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宣布的一样。我们也希望安全理事会能作出决定，以结束同南非少数人政权的经济勾结与核勾结。这些措施将使国际社会能够给予白人少数人种族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并摧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主席：谢谢巴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要发言的是罗马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在谈本次辩论的问题以前，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看到你，挪威代表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并祝你履行这些重要职责成功。

我还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给予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此次辩论的机会。

我国代表团能够参加此次辩论，是由于罗马尼亚积极和坚决地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罗马尼亚一向支持国际社会。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和各民族解放运动消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以及一切形式统治与压迫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经常讨论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的恶果，经常讨论南部非洲极为紧张的局势以及对非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非洲各国以及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止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要求采取措施制止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是不平等，是压迫有色人民，压制人权与自由的最卑劣形式，并且已经引起暴力和对各独立邻国的干涉和侵略行动。

过去的辩论和安理会所采取的措施并未改善南非的局势。种族隔离政策是对全人类所犯的罪行，它所造成的危险还在增长。今天南非的局势空前紧张。最近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在所谓的总战略名义下采取了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措施。他们企图借此制造某种印象，似乎种族隔离政策——他们想使我们相信——正在改变。这一总战略的最终目的是分裂多数的有色人民，强迫他们在自己国家内按照种族差别居住在各班图斯坦。这些措施只会加剧少数寡权的掌权者同被剥夺了最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多数有色人民之间的根本矛盾。

因此，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团在此次辩论期间指出，种族主义政权甚至加紧了镇压活动，对为实行合法权利而进行斗争，要求取消种族主义制度的黑人多数和南非其他氏族人民采取显示力量的行动。

在大规模种族主义镇压行动的同时，还加紧对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结束南非对他们国家非法占领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暴力行径，而且一再侵略非洲

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和赞比亚，这种行径已经受到而且将继续受到罗马尼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

很明显，种族主义政权今天正面临着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津巴布韦人民的胜利对南部非洲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更加孤立，使腐败的种族隔离制度更接近其必然的灭亡。

军队和警察对于遍及全国的反种族隔离的抗议、对于抗议歧视性的教育制度的学生运动和学生的罢课再次采取镇压措施，再次证明种族主义政府在争取平等和正义的日益加紧的斗争面前，更加残暴野蛮。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负起责任，采取坚决和紧急的行动满足非洲各国人民的要求，制止对被压迫人民，包括南非学生在内的镇压和暴行，停止逮捕和监禁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士，释放政治犯，特别是人民的领导者纳尔逊·曼德拉。

在这方面，《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当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可以 and 必须采取的各种措施。非洲各国代表与发言的其他人已提出一些建议，安全理事会应给予认真考虑。新的措施应当对于消除紧张状态，支持非洲人民发挥重要作用，应当确保南非全体人民不分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都能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并应支持世界这一部分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发展。

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一再重申罗马尼亚对于种族隔离政策的坚定立场。罗马尼亚继续强烈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这种政策是对人类的挑战，是对南非多数黑人权利、《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粗暴侵犯。这种政策孕育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危险。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各国人民强烈要求自由和独立，废除统治和压迫的制度是当务之急，必须认真对待。它要求世界上一切进步、民主和反帝力量团结一致，支持南非人民争取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正义斗争。

我愿强调罗马尼亚坚决支持联合国的行动，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旨在说服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许多决议发起国之一。众所周知，罗马尼亚严格执行联合国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决定，同该国没有任何关系。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最近再次申明了罗马尼亚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坚决重申罗马尼亚人民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立场。我国总统强调指出：

“罗马尼亚一向支持并将永远继续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统治和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因为它认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国家的主人，这是每一国家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坦博先生最近写信给罗马尼亚总统，赞赏罗马尼亚人民这种战斗的声援，并向罗马尼亚对南部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支持表示他自己和非洲人民大会领导的感谢。

罗马尼亚代表团相信，经过这次辩论以后，安全理事会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推动为永远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为满足南非人民实现自由、人类尊严和社会进步所作的普遍努力。

主席：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团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日本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请他就安理会本次会议为纪念已故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所表示的敬意发言。按照一般作法，我建议安理会同意邀请日本代表发言。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请日本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西堀正弘先生（日本）：我们深深感谢主席先生就大平内阁总理大臣逝世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示的悼念和同情。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向主席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表示谢意。

在全日本人民深感悲痛的时刻，你们的同情鼓舞我们坚决继承我们已故的内阁总理大臣为促进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崇高目标所做的各种努力。

大平先生非常重视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在他担任日本外务大

臣和后来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他多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主要是大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大平先生在他长期的公职生涯中，表现出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理想的坚定献身精神。

我愿在此向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保证，我们尊敬的领袖的逝世绝不会影响我国对这些理想的忠诚。本代表团以及继任的政府将一如既往，继续努力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主席先生，我将把这些悼念和同情转达给日本政府和人民，并转达给大平内阁总理大臣的家属，他们一定会从中受到鼓励、安慰和鼓舞。

主席：本次会议没有其他人要发言。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的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同理事会各成员磋商后决定。

下午 1 : 05 分散会